

## ■镜头钩沉



### 52年前我军 击落台湾间谍飞机

1963年11月1日，一架美制台湾U-2型高空侦察机，到华东地区进行间谍活动，被我空军击落。这是我空军继1962年9月9日之后打落的第二架台湾间谍飞机。图为美制台湾U-2型高空侦察机。



### 69年前“毛泽东号”机车 正式命名

1946年，哈尔滨机务段的工人将一辆破烂不堪的报废机车修理好。为了纪念这一不平凡的业绩，同年10月30日，这辆机车被命名为“毛泽东号”机车。1949年，这辆机车留在丰台机务段，编入北京铁路分局的机车序列。图为工人们与“毛泽东号”机车合影。



### 北伐军攻陷南昌 总司令部移驻南昌

1926年11月8日，北伐军攻克南昌，俘获敌军4万多人，缴获4万多枪支，大炮80多门，机枪480多挺。军阀孙传芳在江西的10万主力部队全部被歼。江西全境被北伐军控制。北伐军总司令部移驻南昌。图为北伐军的兵车由江西德安车站开往前线。



### 104前面世的 第一辆雪佛兰牌汽车

1900年，22岁的路易斯·雪佛兰从家乡瑞士来美国。1910年，他制成一台新型6汽缸旅游车。1911年11月，威廉·杜兰特与雪佛兰组建密歇根雪佛兰汽车公司，生产新式高档汽车。图为雪佛兰驾驶着第一台雪佛兰牌汽车。



《神灵之手》一书早于《西行漫记》在英国伦敦出版。它是第一本向西方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书。这本书的作者是勃沙特，是一位英国籍瑞士传教士，中文名薄复礼。

# 长征中的外国传教士薄复礼 第一位向西方介绍长征的人

## 被当作“帝国主义间谍” 红军把他扣留

薄复礼1897年生于英国曼彻斯特，与父母生活在瑞士。1922年秋，他被教会派遣到中国的贵州镇远、黄平和遵义一带传教。1934年10月1日，薄复礼由旧州前往镇远的途中，同任弼时、萧克、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不期而遇。当时的红军官兵，对于来华传教的洋人抱有敌视态度，他被当作“帝国主义间谍”扣留。

## 他帮助红军翻译了 一张法文贵州地图

红军占领旧州后，在一座法国教堂里得到了一张法文贵州地图。萧克将军如获至宝。他急需将地图译成中文。薄复礼懂法文，能讲一些中国话，却不会写中文。萧克采取了由薄复礼读中文，萧克在地图上标记的方法。萧克不仅掌握了许多对军事行动有用的材料，也了解了薄复礼的身世。萧克回忆说，同薄复礼的合作“是一件不能遗忘的军事活动，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解决了我们一大难题。这幅地图是红军转战贵州、作战行军的好‘向导’”。

## 他睡躺椅 红军官兵打地铺

长征途中，红军官兵夜宿时打地铺，薄复礼却睡躺椅进入梦乡。红军哨兵则在户外彻夜守卫。红军吃野菜，他吃米饭炒白菜。尽管经常有红军战士阵亡，薄复礼却安然无恙。

1935年11月19日，薄复礼患上了疟疾。红军为他请医问药，行军中让他以马代步，晚上有专人为他生火取暖，这些点点滴滴使他铭记难忘。

## 他离开红军时 红军设“宴”款待送路费

1936年3月的一天，萧克告诉薄复礼：“你是瑞士公民，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，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，也没有在中国设租界地，所以，我们决定放你走。”萧克还亲自下厨，设“家宴”款待薄复礼。大家不分等级就座。厨师也不按程序上菜，气氛轻松，无拘无束，谈笑声不断。4月11日，萧克、王震等再设午

宴为薄复礼饯行。席间询问他需要多少路费？他提出需要4块银元，当即有人拿来10块银元，供他上路。12日，是西方传统的复活节。薄复礼带着万千感慨，离开了曾与他朝夕相处的红军官兵，踏上归途。

## 他用3个月完成《神灵之手》

回首560个日日夜夜，薄复礼内心深处多少有些委屈。但是，作为红军长征的见证者，他更为这一壮举所折服。他用3个月的时间，将这段经历写成书。当红二、红六军团尚在长征途中时，薄复礼的《神灵之手》已在英国伦敦出版了。这是见证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所写的第一本印象记。书中写道：“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、爱护群众，特别能吃苦、特别能战斗的军队；红军的高级将领，则是充满着追求精神、决心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共产党将军。”

埃德加·斯诺采访的是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，之后写成了《西行漫记》。他笔下的长征是“完成时”，更完整、系统。薄复礼的《神灵之手》是“进行时”，提供了更多可以感知的细节。他用这样的细节，第一次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一个“不一样”的中国共产党，留下了关于长征的一个特殊视角。正如萧克在《神灵之手》的第一版中文印本《一个外国传教士眼中的长征》序中所写：“他记录了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的一个侧面。”

## 美国记者为写长征史 专门找到他

在《西行漫记》的序言里，埃德加·斯诺写道：“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。”1984年，美国著名记者、作家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，带着《长征——前所未闻的故事》写作计划来到中国。

索尔兹伯里在中国完整地重走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路，沿途考察采访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他有机会亲自访问了参加过长征的许多中国领导人和健在的老将军。在采访原红六军团军团长、时任解放军科学院院长萧克将军时，索尔兹伯里听到了一个参与了长征的外国人的名字——薄复礼。

萧克告诉索尔兹伯里，“他帮助

过我们”。后来，萧克在给索尔兹伯里的信里还诚挚地写道：“如能见到这位友人（假如他还活着）或其家属，请代致问候！”

薄复礼是谁？为什么能让一个中国的将军这么记忆深刻？带着这个陌生的名字和一连串的疑问，索尔兹伯里回到了美国，开始寻找薄复礼。很快，索尔兹伯里找到了早已绝版多年的《神灵之手》。在阅读完这本书后，索尔兹伯里完全明白了萧克要寻找这位传教士的原因。他满怀兴奋地跑到英国去寻找薄复礼本人。在曼彻斯特，他找到了薄复礼。索尔兹伯里转达了萧克的问候。事后，索尔兹伯里寄来了他们交谈时的合影。

## 萧克50年后给他写信

在同索尔兹伯里聊起薄复礼之后，萧克也动了寻找这位“长征国际友人”的念头。不少研究红军长征史的专家、学者得知此事后，也积极帮助查阅有关史料，并提供寻找线索。非常意外，在山东省博物馆朽坏的地板缝里，工作人员严强发现了一本侥幸躲过“文革”的英文版书籍。其书名直译为《抑制之手——为基督在中国被俘》，书的作者正是薄复礼。那个书名是1936年出版时第一版的名字。严强等人把这本书翻译，送交到了王震、萧克等老将军手中。

1984年秋天，萧克出国访问。途经法国，他委托有关方面打听这位老朋友。经过多方努力，我国外交人员终于在1985年初，通过薄复礼在瑞士的亲友找到了他。

薄复礼当时住在英国曼彻斯特。他给我国驻法使馆工作人员回了信，介绍了他本人的近况，还委托他们向萧克“转达热忱的问候”。

1986年5月，萧克委托中国驻英大使冀朝铸前去拜访薄复礼，并转交了他的一封信：“久违了！从索尔兹伯里先生处知道了你的近况。虽然我们已分别半个世纪，但50年前你帮助我翻译地图的事久难忘怀。所以，当索尔兹伯里先生问及此事时，我欣然命笔告之。1984年我在出国访问途中，曾打听你的下落，以期相晤。如今我们都早过古稀，彼此恐难再见。谨祝健康长寿。”收到这封信的时候，薄复礼已经92岁了。

综合整理

劳动者  
周末

文摘

责任编辑  
赵军  
式设计  
周薇  
版式校对